

年鉴资源深度开发模式探讨

江 雷 陈 钰*

摘 要 《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积极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年鉴编纂,加强对年鉴资源的深加工,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笔者拟从受众需求入手,结合年鉴学、传播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遵循进阶式规律,研究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书影年鉴开发模式,尝试构建智屏组稿、扫码阅读延伸等纸屏互动增值服务,探索人工与智能高效聚合的“年鉴之智”新形态,使年鉴信息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和表现张力,为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为推进“中国之治”及中国文化遗产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年鉴资源 深度开发 模式

《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积极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年鉴编纂,加强对年鉴资源的深加工,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作为年鉴工作者,需要深切掌握时代发展变化实际,克服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定势,不断学习和更新理念,及时调整思路,明白年鉴资源深度开发要义并勇于探索跟进,为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一、年鉴资源开发的现实需要

信息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年鉴资源开发提供丰富的素材,高科技手段为资源开发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年鉴作为记录社会变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深度开发年鉴资源已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受众阅读需要

随着智能手机等荧屏设备的普及,移动阅读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更便捷的阅读满足了广大受众的阅读需求和审美情趣,与此同时,传统纸质年鉴的阅读率不断走低。2019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 江雷,男,湖南省长沙市人,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年鉴处副处长、《长沙史志》执行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学、湖湘文化;陈钰,女,湖南省长沙市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中西方文化。

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1%。^①手机作为新兴移动阅读方式,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纸质阅读,许多人已从传统的纸质阅读转向数字阅读。而且现在由于生活快节奏,人们的阅读已从原来的深阅读转变为浅阅读。《长沙年鉴》编辑部曾在全市范围内对年鉴的认知度和阅读率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完全不知道或不阅读年鉴的人数约占30%,知道但不阅读的大约也占30%。非常直观的调查结果表明,年鉴的社会认知度和阅读率亟需提高,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型升级更是到了急迫状态。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多元化、平民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背景下,年鉴工作者不得不反思:在当今信息网络时代,传统的纸质年鉴还能成为人们自觉的阅读载体吗?技术进步不可逆转,应该正视这种现实。

(二) 功能拓展需要

已有专家指出,年鉴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说在当代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是不可否认的。比如,教化育人功能。如果全是不动声色、平白叙事且呆板的文字记述,如何感化人、教育人?《史记》能够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绝不是因为它拘于史书的板滞之风,恰恰相反,如《史记》中人物传记采用多种创作手法,避免一般梗概的叙述方式,在语言运用和记述上丰富饱满、生动鲜活,艺术感染人,化人于无形。年鉴毕竟要服务于大众,是供群众阅读的书籍,当然也得接受现代读者的审美考验。因此,年鉴也需要深度开发其文化或艺术表现力,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传统年鉴一本正经的公文感,丰富和拓展其社会功能,提高年鉴资源的活力。当然,也要把握语言的分寸感,使年鉴整体的规范与局部的文化感染力相统一。

(三) 信息传播需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形态不断涌现,以前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年鉴需要由信息编制到信息服务的转变,注重人与信息的良性互动。用网络数字技术提升年鉴信息互动与传播水平,不仅是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深度开发年鉴资源的有效途径。传统意义上的年鉴大多停留在纸介质状态,以纸媒向用户传播信息,纸质版大部头年鉴一般上百万字,由于篇幅和重量等原因,令读者望而生畏,传播效果不尽人意。部分年鉴虽然以光盘或PDF等形式实现所谓的信息化,但存在信息滞后、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年鉴数据库建设进展缓慢,仅有个别年鉴尝试手机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年鉴的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需要通过互联网、智媒化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年鉴资源的深加工,提供利用手机或移动信息终端进行阅读、使用和下载功能,让年鉴资源信息更便捷而广泛地传播,实现单一纸媒向多媒体智媒形态信息传播转型升级。

^① 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8月30日, 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9590.htm [2019年8月30日]。

二、年鉴资源开发的实现路径

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年度社会发展的实录,需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以人民为中心,加大资源开发和融合创新,通过各种路径编纂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域特色的精品年鉴,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鉴于此,拟以开发书影年鉴为例作些探讨。

(一)借鉴:影像方志的创新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中国影像方志》,堪称地方志形式创新的重要标志。影像方志通过影视蒙太奇表现手法,进行方志模块化表达,并配以音乐和解说,产生视觉冲击和听觉感染,将方志叙事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方志不再是单一媒体的志书编纂,而是成为集合多媒体手段的影像艺术作品。在影像方志传播过程中贯穿新媒体时代微传播理念,每一模块单独制成微视频,多则七八分钟,少则三四分钟,重新排列组合,并设计“不论在哪,最爱还是家乡味”“来看看,这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旅游达人看过来!山美水美我家最美”等影像方志专题,这一系列地域文化微名片,言简意赅,适应不同平台的传播特点,满足了快时代、慢记录、微传播的需求。这个过程是对方志载体和形式的一次革新。一方面体现在方志记述载体的转型,由纸介质转为纸、磁、光、电多介质载体;另一方面体现在方志编纂和传播形式的转型,融合方志与影视,生动形象。影像方志突破了语言、文字、民族的边界,增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①

(二)构思:“书+屏”的融合

方志包括志书和年鉴。既然影像方志可以作为志书的载体,同样也可以作为年鉴的载体,开发书屏融合的书影年鉴。这里的影像不仅仅是影视,而是包含图像音像视频等“屏”的广义。

1. 特征分析

书影年鉴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述较为严肃的年鉴话题,传达出社会记述最为本真的体悟,让年鉴更加贴近时代、贴近民生。主要特征如下。

(1)直观化。年鉴作为官书的一种形式,是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年鉴有其固有的属性,如政治性、年度性、地方性,制约纸质年鉴的广泛传播。书影融合模式是一种综合运用各种媒介的传播方式,通过影像等纸、磁、光、电多介质传播信息,具有传播媒介多样性、传播过程直观性、双向沟通直接性、传播过程高效性等特点,声音、图片、动画、视频都“跃然屏上”,可以快速、直接、高效地将信息内容传递给人们,方便观众直观化的了解本地区年度内历史文化,是一种便捷快速传播信息源的有效载体。

(2)受众化。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受众的审美心理发生变化,倾向于接受文化的直观形象和外在表现,注重于感官刺激的瞬时性审美。年鉴的受众群

^① 王丹林:《影像史学的新实践——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2期。

体比较小,平易近人的开发理念应该是新时代年鉴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化专业为可视或讲解的互动形式更加贴近民生,应用现代化的展示元素,将年鉴多样化立体化展现、条目情景化影像化设计,容易被人理解消化,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展现年鉴本身的内涵。同时也有助于改变闭门造车、养在深闺的困境。作为一名年鉴工作者,完成年鉴编纂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编以致用、发挥年鉴资源作用是推动年鉴发展的重要环节。

(3)艺术性。艺术性是真实性的升华。缺乏艺术性的年鉴,显得枯燥乏味,缺乏感染力。在年鉴资源开发中注入艺术性创作元素,能够实现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升华,使信息的表现方式上更加贴近民生,贴近社会生活和人文关怀,使受众可以更加快速、直接、高效地接收信息。书影年鉴能够通过条目题材的选取、编辑视角的变化、后期编排的处理,使条目和装帧设计更为生动形象,让讲故事的形式使信息传播更有韵味,使年鉴资源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和表现张力。

2. 开发应用

以《长沙年鉴》为例,如年鉴的大事记部分,一般只用“干货”的文字形式记录,大事信息记述“不大”,可以配以动态的大事记影像资料,集成大事纪实片,实现文字与影像或手机微视频互动融合形态。如文化类目“阳光娱乐节”条目之后,可以隐藏一段有代表性的文字或影像、微视频音频资料,更其生动形象。如长沙“网红街”夜宵火爆全国,游客就餐排队到“上万号”,一个能让你六月见到雪花飘的地方,这种条目的客观记述,文字中融入一个影像视频,眼见为实,胜过千言万语。年鉴的卷首彩页部分,也可做文章。如《长沙年鉴》年度人物彩页编排中,人物的文字事迹材料中可以隐藏一段影像或微视频宣传资料,更加具有标杆引领作用。市情市貌部分可嵌入音频视频,如市歌、市花及市容风貌等。

另外,主动融合地域特色元素,也是书影年鉴关注的地方。如长沙是影视湘军和马栏山国际视频产业园聚集地,年鉴与影视融合具有较大优势。如年鉴文本中深度发掘本土化名人名著或大事要事,联合长沙文库等内容,与影视湘军和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合作,制作音频视频文艺年鉴或图鉴 APP,开发年鉴名家演播版,建立具有可持续记载能力的长沙记忆集成单元,拍摄年鉴题材类影视作品等,让年鉴资源充分开发利用起来,达到书影互惠的效果。

3. 进阶式遵循

书影年鉴开发需要循序渐进,科学遵循进阶式规律,把调动受众的沉浸式体验作为年鉴资源开发的关键。大致需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1)精炼文本。按年鉴体例和规范要求,认真选取题材,编审校对,严把政治关、史料关、文字关等,反复打磨文字内容,精益求精。(2)建构信息元。以年鉴条目为核心,以时间为主线,析取年度内大事、要事、特事、新事等经典的信息元,包括事实类信息元和数据类信息元等,如时间、地点、人物、机构、事件和统计数据图表等类型,并做好信息标引。(3)拟制书影文本。根据精选的信息元标引或词条,收集整理可以书影融合的经典信息元史料,制作可检索的网络或数字版式文本,并进行人机校验和深加工处理。(4)嵌入微视频音频等信号。含图片、微视频、音频词条或动漫等,并确认其信号的完整性、可识别性和可扫描性。(5)添加影像信息码。与第三方

信息机构和影视出版单位合作,结合信息标引和成品文本,通过人工和信息处理终端生成条形码或影像信息码,并添加在年鉴合适位置。(6)融合影视元素等制作传播。对书影年鉴的内容组织、动态信息和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支撑,实现不同维度影像单元的筛选、重组和开发应用等。

三、年鉴资源开发的增值服务

在上述书影融合的基础上,这里主要探讨几组年鉴资源纸屏互动的增值服务模式。基于互联网的纸屏互动是趋向于年鉴与社会互动式的内容建构,其外在表现是“纸+屏”的融合,实质是纸质图书与云端数字内容的互动。^①旨在建立多维度、全社会都能参与的年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一) 智屏组稿服务

传统的纸质组稿方式,存在效率偏低、质量控制较弱等问题,如框架修订、文字校对及进度统计等工作,都容易让编辑和供稿人感到力不从心。设想建立的智屏组稿服务平台拟结合以往纸质组稿方式,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增值服务水平。(1)在线收阅:编辑可在线收取、审阅来稿,省去编辑核对来稿人、返回通讯方式等事务性工作,消除统计未报送单位及催稿的麻烦。(2)任务统计:系统自动呈现在什么目录下有哪些待编、在编和已编的年鉴稿件,特别是可以告知在什么阶段(如编校阶段)有哪些待编,确保稿件质量整体性推进。(3)在线编纂:编辑可利用在线 word,将稿件内容及修改痕迹保存在服务器上,防止版本丢失。(4)版本控制:年鉴原稿和所有编审稿版本依照编纂规则自动命名,如编审1稿,用户可依照稿件名称,直观了解稿件的质量层次,便于酝酿应在何种层次处理稿件。(5)质量追溯:可在线获得供稿人联系方式、初稿及有关稿件等辅助信息,便于编辑人员质量追溯。(6)即时沟通:系统以在线信息等形式通知任务接收者,防止任务遗漏造成的耽搁。(7)条目汇总:系统可依照条目标识自动汇总所有条目,便于编辑人员审视全书内容结构。(8)自动校对:系统可依照年鉴体例,自定义忌用词、敏感词等词库,自动将稿件中不符合规范的词语标红警示。(9)交叉查重:系统可通过全文检索,发现内容相同、相似的条目、词句,为编辑审视内容抄袭、重复、交叉等提供依据。

(二) 资料链接服务

资料链接是对年鉴条目内容更好的补充和拓展,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相关信息。年鉴条目特别是一事一条是年鉴信息资料最鲜活、最具可读性的部分。由于现代读者往往不会满足于一个年鉴条目仅几百字所获取的信息,限于条目字数的限制,有些条目需要资料链接采集条目的完整信息,为政府城市治理及相关研究提供翔实的信息资讯。链接方式大致有三种:(1)年鉴文本内资料链接。在需要补充完善的条目或词条下设一个链接标示,并完整记述相关内容。如长沙年鉴市政府类目下政策研究条目中提到,特色小

^① 刘兆寅、张新华:《基于二维码技术的纸屏融合出版物现状分析》,《台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镇建设长沙模式,由于受篇幅限制,在此条目中不便展开介绍,便在该长沙模式词条后设置资料链接标示,简要介绍其总体目标、建设形态、发展方向、培育程序、支持政策等相关内容,对长沙模式这件事情进行比较全面完整的记述。(2)年鉴文本外链接到相关网站或资讯平台。如在年鉴统计资料中设置资料链接,联通全国其他城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等比对资料,可以看到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等,进一步提高“鉴”的功能。(3)与资源库(馆)合作链接。年鉴的资料链接服务应该注重与各资源库(馆)的深化合作,将年鉴资源库及数字化纳入方志馆,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着力加强全国数字方志馆建设,重点推动省会以上城市实体方志馆建设。^① 加强与中国知网等权威网站合作。目前国内市场上比较完整、权威的年鉴资源库是中国知网创办的《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它在全面展示纸质版年鉴原貌的同时,开发利用年鉴资源,将年鉴中的信息以条目为基本单位,重新整合、标注、归类,形成一个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域、各行业、各系统的反映国情资讯、行业发展、地域动态等信息资料库,为资政、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提供信息支撑。

(三)扫码阅读服务

扫码即运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扫描人们为某件事物所制作的条形码、二维码,以实现某种互动服务功能。扫码功能应用于年鉴中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一,二维码与书中内容精确匹配,读者扫码后可对照书中的文字对相应条目、图表等进行延伸阅读,也可下载相关内容,待有需要时随时查看,避免读者迷失在大部头书海中,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节省阅读时间。第二,二维码指向的数字内容是对图书内容的延伸,能突破纸质年鉴载体版面空间的局限,削减年鉴的篇幅,改善年鉴越编越厚的现实问题。第三,将精品年鉴搬到手机里,线上线下全覆盖,进行多维度开发与延伸,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还能在网上朋友圈留言圈粉,拉近读者与年鉴的距离,发挥社会作用。

从实际操作来看,以《长沙年鉴》为例,2019年首次尝试制作了二维码长沙年鉴,将二维码图案嵌入年鉴封底,全书620页PDF文档通过二维码链接到手机移动终端,初步探索了二维码扫码阅读延伸的形式,使年鉴内容可以在移动终端呈现,初步摆脱了对纸质书、光盘或PDF版的依赖,读者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查阅全书内容,比较便捷实用。基于此,除年鉴全书整体性扫码阅读服务外,年鉴中的某个字、词、图、照、表等都可以用扫码热键处理,对应到在线内容的一段文字、图片或微视频音频信息等构件,拓展年鉴内容的呈现形式、传播方式及增值服务项目,深挖年鉴资源的现实价值。纸质年鉴转换成网络信息以后在某些地方添加若干二维码,进行扫码延伸阅读,比仅仅靠二维码扫全部年鉴供读者阅读更进了一步。如在旅游业增加旅游景点扫码延伸,在商贸服务业增加住宿餐饮业、家政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扫码延伸,在城市公用事业增加网约车、城市共享单车扫码延伸,在公共文化服务增加文化场馆、非遗传承人等扫码延伸。如记录2019年长沙国际马拉松赛,传统的组稿渠道以市体育局为主,如果通过互联网或移动终端延伸,吸引市民广泛参与,还可以从职业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志愿者、观众等众多角度记录赛事,提高信息的广

^① 王习加:《对当前地方志发展的几点思考》,《长沙史志》2019年第1期。

度和深度。如民俗文化条目中也可适当标出方言二维码,制作方言音频视频词条等,让读者深入了解和体验本土文化以及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体现年鉴的地方特色,增加城市获得感。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型升级应契合移动互联技术发展和智媒时代的需要,适应受众阅读方式的变革,丰富和拓展社会功能,实现更便捷广泛的传播。基于此,探索开发书影年鉴是一条可能实现的路径,其可将严肃的内容信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表述,让年鉴更加贴近时代、贴近民生。书影年鉴具体的开发构思是通过“书+屏”的互动融合,综合运用各种媒介的传播方式,利用纸、磁、光、电等多介质传播信息,快速、直接、高效地进行传播,应用现代化的展示元素,对条目情景化、影像化设计,对不同维度信息元进行编辑、筛选、重组和开发应用,将年鉴进行多样化、立体化、可视化展现,并科学遵循进阶式规律,充分调动受众的浸入式体验。在书影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智屏组稿、资料链接、扫码阅读等纸屏互动增值服务模式,深化“纸+屏”的融合,进行纸质图书与云端数字内容的互动,构建多维度、全社会都能参与的年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开发书影年鉴作为年鉴资源开发途径的构想根植于年鉴工作实践,近年来,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为年鉴界所重视,有着大量的尝试与探索,未来需要对诸如怎么加大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怎样丰富手段和实现路径、如何才能取得更好效果等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冷晓玲 朱 海